

全新修订  
足本典藏

# 鹤唳华亭

雪满梁园  
XUEMAN  
LIANGYUAN  
著

上

最博大的

最考究

首度面世

完结版

历时五年

古言经典

# 鹤 唳 华 亭

雪满梁园  
XUEMAN  
LIANGYUAN  
著

上



## 目录

- 第一章 靡不有初 〇〇一
- 第二章 念吾一身 〇〇六
- 第三章 岁暮阴阳 〇一二
- 第四章 孽子坠心 〇二〇
- 第五章 已向季春 〇二五
- 第六章 惨绿少年 〇三一
- 第七章 金瓯流光 〇三九
- 第八章 所剩沾衣 〇四五
- 第九章 白壁瑕璲 〇五一



第十章 桃李不言 〇五九

第十一章 白龙鱼服 〇六五

第十二章 胡为不归 〇七三

第十三章 微君之故 〇七九

第十四章 逆风执炬 〇八五

第十五章 千峰翠色 〇九一

第十六章 碧碗敲冰 〇九七

第十七章 将军白发 一〇三

第十八章 悲风汨起 一〇九

第十九章 铉铁既融 一二〇

第二十章 绳直规圆 一二七

第二十一章 天泪人泪 一三四

第二十二章 棠棣之华 一四一

第二十三章 孤臣危泣 一四六

第二十四章 舍内青州 一五三

第二十五章 父子君臣 一六三

第二十六章 草满囹圄 一七〇

第二十七章 不谢不怨 一七七

第二十八章 恩斯勤斯 一八四

第二十九章 歧路之哭 一九二

第三十章 日边清梦 一九七

第三十一章 莫问当年 二〇五

第三十二章 大都耦国 二一四

第三十三章 我朱孔阳 二二二

第三十四章 锦瑟华年 二三〇

第三十五章 十年树木 二三八

第三十六章 百岁有涯 二四六

第三十七章 露惊罗紈 二五四

第三十八章 薄暮心动 二六四

# 靡不有初。

## 第一章

跨入西苑宫门这一刻，内人顾氏回头，静静看了看朱门外的青天。靖宁元年季春的这一日，有畅畅惠风，容容流云。天色之温润可爱，一如粉青色的瓷釉。交织纷飞的柳絮和落樱，于白日下泛起莹莹的金粉色光华。在釉药薄处，微露出灰白色的香灰胎来。

那便是天际了。

她撤回目光，整理罢身上青衫，默默跟随同侪跻身进入了朱红色的深墙。

年长始入宫，注定已无任何前程可言。作为不入流的粗使宫人，顾氏最初负责的差事是浣洗西苑中低级内侍的衣物。未几，浣衣处的侍长李氏与共事的内人们便都知道了此人做事少偷奸耍滑，为人又谦忍温顺，少言寡语，心上难免都存了几分好感。或有完成了手中差使，浣衣所的内人聚在一处闲话之时，见她亦在一旁默默倾听，便也不加回避。

宫人们的谈资，无外乎这个小小宫苑内的种种琐事，某与某交好，某与某口角，某处叶萎，某处花荣，诸如此类。不过每每最终，不知为何她们却总会说起西苑的主君——亦是她们的主君，当朝的皇太子殿下。她们其中某人此时便满怀欢欣地叙述，自己某次至中廷交送浆洗好的衣物时，远远地瞥见了东朝一眼。余

① 本文人物及时代虚构，为求统一，名物、风俗、服饰、艺术一律从北宋，凡举引用诗文典故器物，宋后的一概不会出现；典章、制度、礼仪一律从明初。如因情节需要有所例外，会专门注出。

人于是艳羨不已，将几句毫无新意的话，翻来覆去诘问不休：“殿下生得黑还是白？”“殿下穿什么衣裳？”“殿下也瞧见你了吗？”在这样似乎永不知疲惫的传道授业中，顾氏也渐渐听出了东朝的玉容原来是何等的俊美。同僚们目光熠熠地直抒胸臆：生为女子，如能同东朝那样的男子同寝一夜，此生可算不枉。自然而然，顾氏也渐渐听出了东朝性情之乖戾，东朝御下之严苛，以及东朝并不为至尊所爱重，因此并非身居前星正位等——这则是朝野共知的传闻了。西苑主殿原名重华，因为赐予皇太子，故降殿为宫，易名报本。旧日的重华殿本是做离宫之用，几朝天子的春风雨露不度，所以多年未蒙修葺，宫室简陋狭小，虽与大内不过相隔三五里，此间供奉衰减、制度损削之诸般情态便与冷宫无异。而宫人们身处的浣衣所更是冷宫中的冷宫，因为平常连年轻俊雅一些的内侍也少得遇见。事务既算不得清闲，食俸亦谈不上丰厚，这实在与她们祇应天家的初衷大相径庭。

不过宫人们虽多不读书，却都能体会作文时起承转合的精妙意义。她们每一论及此，总是会将话锋一转，安慰对方，亦是安慰自己，“可是地方不大总也有地方不大的好处，将来总是有机会看见殿下罢。”

宫人们自然大多不曾亲眼见过东朝，见过的也不过是未及回避时失礼的远远一瞥，可是她们此时又会很顺利地将身份从文豪转变成画者，偏偏要从这位殿下束发冠和巾子开始细细做工笔描摹，直描画到他袍摆的纹路、皂靴的云头为止。众口难调，东朝的玉容于是有了数个版本，除去“俊秀”两字的总评相类外，目击者所描述的绝非一人。其实宫人们也都清楚，自己的一生与那样一个坐在青云之端的人物不会有半分瓜葛，但是她们还是愿意按照各自的喜好和认知在心中勾勒出东朝的轮廓，让这个绮丽偶像在冷落宫苑中无处不在，陪伴和安慰每颗青春而寂寞的心。人生无论贵贱，大约只有这颗寂寞的心是相同的罢？和众人一样头绾双鬟、银索攀膊的顾氏，也就如此这般，在西苑的角落里洗了整整一夏的衣衫。

某日过午，顾氏正要将刚洗好的衣服晒起，侍长李氏从外走入，四下一顾，询问她道：“怎么只有你一人？余人呢？”顾氏放下衣物，抬头答道：“现在正是饭口，众位姊姊都吃饭去了。”李侍长思量片刻，随即吩咐道：“这里有趟急差，如此你随我来，到李奉仪及郭奉仪处送趟衣服去。”顾氏知道奉仪是东朝后宫中位最卑者，侍长祇应这一趟差事，并不愿费力再另去寻人，点中自己也在情理之中，遂



连忙答应了一声，拭净双手，取下攀膊，跟随至李侍长居处，将两匣已收整好的衣物接应了过来。

自入西苑以来，顾氏一直局促在浣衣所中，未曾出门，更未曾到过中廷，一路上不由贪看苑内景致。见菡萏已销，木樨将绽，才想起节气已过立秋，不觉流光一速至此，粗粗算来自己到此间居然也已将近半年了。正胡乱想着心事，忽又闻李侍长嘱咐道：“我先将李娘子的衣服送去，你不必跟过去，就守在此处等着我吧。”顾氏又答应了一声“是”，便抱着余下的一匣衣衫，驻足目送李侍长远去。

李侍长将衣物递交给了东宫侧妃李奉仪处的内人，又询问起为何本次催要得如此急切。内人眉飞色舞谈及奉仪是夜承宣，傍晚前无论如何要将新浣衣物熏香熨烫等语，二人就此话题，又站立说了半刻闲话。待李侍长回到与顾氏分别之处，看见衣匣仍在，顾氏却已不见了，正觉奇怪，四下里张望之际，忽见沿着宫墙跑出一个内臣，见了她劈头盖脸发问道：“那个脸色白白身子瘦瘦的婢子可是你位下的人吗？”李侍长连忙点头道：“小哥哥可说的是顾氏吗？她到何处去了？”小黄门一口童稚之音尚未消退，语气却颇为倨傲，想了想扬眉撇嘴道：“她自家是说姓顾不错。”又抬头翻了李侍长几眼，才接着说道，“看来果然是你的人了。瞧你模样也像是宫中的老人了，怎生便放纵得治下毫无王法？我等数次奉令旨发问，她就是不肯说自己是何人，殿下这才差了我来寻访。如今正巧教我撞上，看你可脱得出干系去！”李侍长这才知道这个小内臣竟然是太子的近身内侍，见他发难恐吓之语已说出了若干来，急得抚掌乱转，半晌方改口又手询问道：“贵人可否告知，究竟她是触犯了何等事体？”小内臣这才想起来竟未提到此关节，致使讨伐无名，遂敛容冷冷道：“她惊了殿下的鹤驾。”

李侍长闻言，急得只待发疯，忙又分解道：“这究竟是从何说来？我不过走开了片刻，她素来人又老实，却到何处去冲撞了殿下？”小内臣一跺脚，怒道：“你手下的人，你倒先问起我来！不是她冲撞的殿下，难道是殿下特意寻到她着她冲撞的不成？听你这等昏言悖语，料想手下也教不出什么循规蹈矩的知礼人。你还待张口？待到了殿下面前，还怕没你分说的時候？”说罢一扭头便走。李侍长心急如焚，一脚深一脚浅，如踩烂泥一般跟着他穿过角门，绕过池塘，一路上只盼见到的不是顾氏。直走到池畔一片瑞石之前，却果然看见顾氏正跪在道旁，四周环绕着数

个内侍内人，当中石凳上坐着一个十七八岁少年，戴一顶莲花白玉冠，着玉带白色广袖襦袍，并未加巾束带，通身随作文士的居家打扮，却不是皇太子萧定权又是何人？便不由得眼前紧着黑了一黑。

萧定权正垂目把玩着手中一柄高丽纸折扇<sup>②</sup>，待那小内臣跑近，懒散问道：“寻得人了？”小内臣柔声答道：“是，是浣衣所的宫人。”萧定权单薄的眼睑抬了抬，从泥金扇面上移目，回眸望向身侧一个宫装丽人，言语之中满腔委屈，“如今的西苑可真教人不敢再住了，你瞧瞧，连一个洗衣裳的奴子都学会犯上了。”丽人盈盈一笑，面目顿时如流光溢彩一般，对这抱怨并不回应。李侍长却素闻这位主君的脾气，吓得赶忙跪倒，连连叩首，“是这贱婢冒犯了殿下，其罪当万死。这也都是因为臣的管教不严，还望殿下念她初来乍到，更兼年幼无知，开天恩恕我二人罪愆。”一旁的顾氏已经许久不语，此刻却突然插话道：“这不干侍长的事，我一人做事，一人承当。”李侍长低头怒斥道：“打脊奴，你竟然是这王风教化外生长起来的吗？桌上摆个瓷瓶还有两只耳朵，你便不知道‘殿下’二字怎生书写，素日听也是听得见人言的罢？此处可有你安放口唇处？还满口你长我短，你安心不想要这一嘴牙了吗？”定权教她的骂词逗得一乐，又转眼看了看顾氏，见她竟然也是一脸的委屈，不知缘何，竟微觉有趣。他此日心情本不算坏，只笑了笑对李侍长道：“罢了，你带回去，该打该罚，好生管教。若有再犯，你便是同罪。”

李侍长万没想到一桩血淋淋的官司，居然如此轻飘飘地便判了下来，见顾氏不言语，又忙推她道：“还不快向殿下谢恩？”顾氏跪在一旁，任凭李侍长几次三番地催促，却始终不肯张口。定权本已起身欲走，见这情形便又驻足，微笑道：“你定是在想，既要罚你，你又何必要谢我，是不是？”顾氏不肯作声，李侍长恨极怕极，忙在一旁帮衬描补道：“殿下，她从未见过贵人玉容，定是吓傻了。”定权笑问：“是吗？”见顾氏仍然沉默，又笑道：“你看她并不肯承你的情呢。”李侍长正讷讷不知当如何辩解，定权已经阴沉了面孔，怒道：“去把杖子取到此处来，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目无尊卑的奴子。”适才的小内臣擦了一把冷汗，连忙答应着跑开，片刻便带了两人过来，手中皆捧着木槌。定权立起身来，慢慢踱到顾氏身边，用手中折扇托起了她的下颌，细细打量。顾氏不意他的举止忽然会如此轻浮，

<sup>②</sup> 一般学者认为，折扇非中国原产，最早于北宋时由高丽传入。

一张面孔涨得通红，蓦然转过了脸去。定权嘴角轻轻一牵，也不勉强，放手对李侍长道：“你说她是教化外人，我倒看她是一身肮脏骨气。便是放到垂拱殿天子的面前，御史台的官员怕都要输她几分气概。若是如此，只怕冒犯了她，她未必心下就服气。”又笑问顾氏道，“可是？”亦不待她回答，复又坐下，指着李侍长下令道，“杖她。”两旁侍者答应一声，便走上前来拉扯李侍长，吓得李侍长忙连天求告。顾氏刚刚复原的脸色又是一片血红，咬牙点了两下头，方在一旁低声求告道：“妾知道错了，祈天恩宽宥。”定权由少及长，从未遇见过这种事，眼见她连耳根脖颈都红透了，心中忽觉好笑，问道：“当真？”顾氏饮泣道：“是。妾以后再不会犯了。”此事原本并非大事，话既到此，定权也觉得索然寡趣，亦懒得再作深究，起身挥手道：“交去周总管发落罢。”

李侍长自家叩谢完毕，见顾氏一味垂首不语，生怕太子再怒，忙扯她衣袖道：“阿宝，还不快谢恩？”定权已经走出了两步，听到此语，忽然转过身，突兀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李侍长忙替她答道：“殿下，她叫作阿宝，珠玉之宝。”定权愣了片刻，又问道：“是姓什么来着？”李侍长又答道：“姓顾，回首之顾。”

两旁侍者见定权伫立原处，沉默不言，不知缘由，亦无人敢动作，良久才又闻他吩咐道：“交给周总管。”众臣连忙答应，便要上前拿人，却又见定权转身，吩咐那两人道：“让周循查查她是哪次遴选入宫的，你也费心调教她一下，让她日后到报本宫去侍奉。”

丽人应了一声，跟随在定权身后，走出去几步，又回首顾盼，恰逢阿宝亦抬头，见她素丝单襦，罽画长裙，头戴假髻，上无珠饰，额上颊畔却皆装饰翡翠<sup>③</sup>花子，通身装扮异于贵嫔，亦异于内人。察觉到她的打量，丽人的唇角露出了一丝浅浅笑意，亦含温柔，亦含妩媚，如有怜悯，如有讽刺。

<sup>③</sup> 清代前的翡翠皆指翠鸟或翠鸟羽毛。

待太子一行走远，李侍长早已吓得瘫软在地，兀自喘息了半日，才勉强爬起来，又扶起了阿宝，问道：“不妨事罢？”阿宝方一点头，李侍长劈头便是一掌，怒道：“究竟是怎么回事？”阿宝捂着面颊沉默了半日，方答道：“我只想无人时到苑内四处悄悄看看，不想就这样撞上了。”

她语焉不详，李侍长自然大是疑心，然而再四盘问，来来去去却也只是这三两句话，初时只难免觉得她性子执拗，不识好歹，不免开口骂了两句。又打量了她半晌，若有所悟，摇头道：“罢，罢，各人自有各人的缘法。今日我还一心想为你开脱，看来只是多事。好在你的事体再不归我管了，只是休要守一条道走到黑，今后去了前殿，你若依然如此，只好求神佛方能护你周全了。”说罢也不再理会她，叹了口气，仍旧找回了郭奉仪的衣物，一个人送去了。

待阿宝慢慢缘来路折回居处，浣衣所的一干内人不知从何处已得知了消息，早据守院门，见她一露面便一拥而上，七嘴八舌问起这事情的前后经历，阿宝仍是如前回答，两三语道尽。众人自然不甘心，退而求其次问道：“那么殿下的模样呢？你究竟看清了没有？”阿宝摇头道：“我未敢抬头，不曾看见。”众人见她神情漠然，已经摆出一副不是池中物的嘴脸，自觉气闷且无趣，众口哏哏了几句“高飞上枝头”“苟富贵，勿相忘”的讥刺言语，三三两两各自散去。却闻阿宝低声道：“我只看到了他的身边，有个美人，穿戴和旁人都不相同……”一个平日好议论的

宫人闻言回头，向她笑道：“那想必便是我们素日里说的陈蔻珠了。”走出了几步，忽又高声笑道，“不就是拾了她的牙慧吗？还要在此间装什么幌子？”另一人随口接道：“只怕牙慧日后还要接着拾，她若肯开善心点化一二，能度出个正果也未可知。”前一人冷哼道：“她自己还是孤魂野鬼，连个人身都没修炼成，拿什么去度旁人？”

内人们嘴上虽然说得不可，依旧当这是件极重大事件，聚在一处讨论不住：“不想她平日一声不响，临事却果真有些手段。”“那陈氏好歹是内人出身，听说相貌也极美，更何况自殿下元服迁居便在身边服侍，也就不说了。只是殿下却又看上了她什么？”“所以我方才说人不可貌相……”

众人研究半日，终无成论，便有胆大者引领众人前去咨询李侍长。李侍长一腹愤恨，此刻得以尽数宣泄，“正是我竟日惯得你们个个皮轻骨贱，尊卑不明，如今正得现世果报。你们个个只管自求死，只是不要连累我一世为人不得下场。”见众人哑口无言，面面相觑，又勒令道，“日后年未及二十者，一律不许再当外差。”

隔日，果然有便人携西苑内侍总管周循之命前来浣衣所提调，一干同僚内人未受半点泽被，反遭池鱼之殃，愤愤然并无一人前往送行。

蔻珠本日已经换作了团领袍，腰上黄外加束革带，一副寻常宫人的装束，见到阿宝，拉着她的手笑问：“新衣服可还合身？”左右看了看，又道，“你来得太急了些，只好先领了现成最小的一身，不想穿着还是大了。袍子向上折折，带子束紧些，且耐烦穿几日吧，我就知会有司替你量身新做。”阿宝推辞道：“不必烦劳贵人，这样子便很好了。”蔻珠笑辞：“你这么叫我，可不是替我惹祸？看年纪我必虚长你几岁，如你不嫌弃，叫我声姊姊也可，直呼我的大名也可，我的名字他们早说给你了罢？”见阿宝柔顺点头应承，又笑道，“衣服的事情，却由不得你。你愿意替殿下俭省，只怕殿下未必应允。不瞒你说，殿下平素在这些事上有些留心，你这几日且还休到他面前去走动，免得惹他骂你，彼此不痛快。”又促膝向她细细传授了许多太子行止的好恶习惯，又询问了她来历家人等语。阿宝一一回答，亦一一记下。

蔻珠所言不虚，报本宫的规矩果然琐碎繁冗，头一桩难办事便是太子爱洁成癖，不但以身作则，一日三栉三沐，更要推己及人，凡举案上几上，乃至内臣内人

身上脚下，目所能及之处，皆要不染纤尘。平素众人只能见缝插针不停揩抹替换，阿宝亦领悟到当时在浣衣所时差事繁重的原因。

众人所言亦不虚，太子的脾气确实不能以“和善”来形容，众人镇日战战兢兢，在殿内时连大气都不敢多透一口，生怕一事不慎，便招惹到了这尊碾玉魔罗。阿宝一次将煎好的茶汤进奉，不慎溅了一点在几案上，太子正在写字，忽将手中笔狠狠一掷，一幅将成的字纸登时一塌糊涂。满殿人皆跪下请罪，虽定权提脚出殿半晌，亦无人敢率先起身，直到蔻珠亲来传唤，此事方解。日日皆有人因小过遭黜罚，日日皆有新面孔接替进入，此处不似浣衣所，根本无人好奇太子殿下何以一时心血来潮拣拔了这样一名低阶内人。人事的更替，看来众人早已经习以为常。只是阿宝不久后便察觉到这似乎并非单单源自于太子的焦躁易怒。

秋去冬临，时迫冬至，定权正在暖阁的书房内撰写文移，忽有内臣入内报道：“殿下，詹事张大人求见。”定权急忙搁笔，吩咐道：“快请进来。”一面加衫整冠，又吩咐左右退出。阿宝行至书房门前，见一个衣紫横金，面目却颇具文士气象的中年官员被周循亲自引了进去，随即阁门紧闭，再无一人近前。不由心生好奇，悄悄问蔻珠道：“贵人姊姊，这人是谁？殿下待他怎么这么客气？”蔻珠摆手示意她先勿多语，直到出了殿门，方低声回答：“这是当今的吏部尚书张陆正大人，兼领詹事府正詹职，殿下平素最看重的就是他。”阿宝点了点头，便不再多语。

周循将张陆正引进了书房，君臣见礼，定权让座后，随口问道：“张冢宰是从部中来还是从府中来？”张陆正答道：“臣自府中来。”又道，“为部中事。”定权颌首问道：“如何？”张陆正答道：“齐藩向户部荐了一人，枢部二人。臣同右侍力谏，终压掉了枢部两个，一人转工，一人外放，想来过两日便会有黄纸<sup>①</sup>。”定权又问道：“朱缘呢，于此事又是什么态度？”张陆正道：“朱左侍告病，这几日未至部中。”定权点点头，唤他字道：“孟直费心。”又叹气道，“齐藩仗着一向圣眷隆厚，这些年愈发不将本宫<sup>②</sup>放在眼内了。先皇后在日还好，如今怕是陛下早存了易储之念，我的处境也是愈发艰难了。”张陆正劝慰道：“殿下不必怀忧自

① 指圣旨。

② 宋太子自称本院，明太子自称本宫，此处从明。

扰，殿下毕竟是先帝最爱重的嫡长孙，陛下就是不作他想，这一层面总是还要顾及的。”定权冷笑道：“我当这储君，无非是凭着先帝余荫——且我自忖一向并无大罪过。至于说什么嫡长，如今齐藩的生母才是中宫，他才是陛下心里头的嫡长，我这孤臣孽子，竟不知当将这副业身躯向何处安插了。”张陆正已经许久不闻他做这等牢骚私语，一时无言，半晌才应对道：“陛下与殿下终是同体，舐犊之情总是会存放几分的。”说罢自己也觉这官话无聊无味，实难动人，又道，“臣等总也是誓死拥戴殿下的。”定权闻语，倒似颇有几分动容，道：“孟直，我总是依靠你们的。”顿了顿又道，“只是父子的话，日后就不要再提了。”张陆正不知道他是否这几日入宫又受了气，无法可想，只得应道：“臣遵旨。”定权又问道：“李柏舟空出来的位置，齐藩有什么举动没有？”张陆正思量了片刻答道：“陛下一直说没有合适的人选，臣听朱左侍说，齐藩那边倒是荐过两个，陛下并未应允。”定权沉思片刻，道：“我总还是要想办法推你入省的。”张陆正摇头道：“此事需从长计议，以静观圣意为上。如今省中风波恶，臣一时倒是真不敢蹈足。”定权点头道：“你放心，我省得。”默然片刻又道，“只是枉担了如此恶名，平白给了他人如此口实，若最终又为人做嫁，我实不甘心。”张陆正无言以对，只得偏转话题，谈及新寻到的几枚晋人手帖，果然引起定权兴致，向他细细询问究竟是真迹还是前朝摹本。张陆正笑答来日奉上请他亲自辨别，又说起冬至当日群臣至延祚宫谒东宫的朝贺仪，这便无非老生常谈，说了片刻，才告辞出去。

冬至次日，卯时未到，定权便起身预备入宫去向皇帝请安。寇珠和阿宝服侍他穿戴公服，见他满脸忧郁之色。阿宝至此间三月有余，已经明白他平素最为难之事就是面圣，每逢此时无名火最盛，也着意比往日更加了几分小心，免累及众人受无妄之灾。一行人直到目送他出了殿门，为他人簇拥而去，方松了口气，有了祸水东引的畅快。

定权乘辇车<sup>③</sup>直到禁城东门东华门外，入门后北向，转入了前廷交中廷的永安门，便见从一旁走过两个着单窠紫袍，戴乌纱折上巾的人来。年长者二十三四岁模

<sup>③</sup> 按照《宋史·舆服志》载，宋太子常朝乘马。因为行文的需要，在此处使用唐太子的出行制度。唐制，皇太子舆乘三等：一曰金辂，二曰轺车，三曰四望车。分别在谒庙纳妃、常朝和临吊时所用。但是自从南北朝马镫普及之后，男子骑马之风大盛。到了唐代，男子在隆重的场合均骑马而不乘车，以乘车为不恭之举。到了宋代，贵族中车用得就更少，多为骑马和乘轿。

样，眉宇之间颇有英武气象，本已腰黑鞞方团玉带，鞞上还加一枚玉鱼<sup>④</sup>，显是加恩越级的御赐之物，便正是定权的异母兄长齐王萧定棠。一旁同行的皇五子定楷，按亲王服制佩金带，眼角眉梢，稚气尚未消尽，却是与齐王同为当今中宫所出，年内新封赵王。兄弟三人见过礼，定棠遂笑问道：“殿下这是去给陛下请安？”定权笑答：“正是，既遇到哥哥五弟，不妨同行。”定棠点头道：“如此最好不过，免得各自为政，陛下也不必分三次说教。”定权笑道：“就是此话。”一路上二人低声说笑，定楷依随在后，倒是一派兄友弟恭的和睦景象。

及至今上正寝晏安宫外，三人整肃仪容后，恭立于檐下。少顷，便有内臣出殿通传说天子召见，将三人引入暖阁。冬至方过，按制旬休，七日内并不设早朝，皇帝起得也比平素稍晚，此时方准备用早膳。见定权等人入内，笑道：“想来你们也还没用过早膳，过来陪朕一起吃罢。”忙有宫人前行移案布箸，通传膳所，为三人在皇帝座下设席。三人谢恩后分坐，尚未及举箸，便闻帘栊摆动，衣香袭人，阁内含笑转进一个靓妆贵妇，着大红短上襦，碧色销金长裙，双裙带长垂至地<sup>⑤</sup>，高髻未冠，髻上一转插着十数支花头金钗，额上两颊皆贴珍珠妆饰的花钿，身后簇拥着五六个锦衣丽服的妙龄内人。贵妇进了暖阁，左右一顾盼，顿觉脂粉荣艳，颜色骄人。皇太子三人忙又站立见礼，诵道：“皇后殿下万福。”皇帝却并无举动，只是看着她笑道：“你总算是插戴好了，我们可都不等你了。”

皇后赵氏睨了皇帝一眼，一双妙目仍不失清明灵动，犹可想见当时风华。赵氏直走到皇帝案前，方向他虚虚一拜，笑道：“妾齿长矣，忝居小君之位，不事严妆，恐污陛下圣察<sup>⑥</sup>。”皇帝笑道：“却又来，既是朕的婴童，又怎么会老？”皇后微微红了红脸，半含嗔道：“陛下，几个哥儿可都在跟前呢。”皇帝笑道：“婴童<sup>⑦</sup>对小君，这话引子可是你挑起的头。”三人待帝后同席入座后，方又重新坐下。定权见此情景，心知昨夜皇后是同宿在晏安宫中，不知缘何，心下漫生出一阵淡淡的厌恶来。

④ 宋天子使用团铸玉带，皇太子使用方团铸玉带，亲王服玉带玉鱼，必须御赐。

⑤ 典型宋代女性裙装。此处服饰从宋。

⑥ 意为：臣妾老了，不这般严妆，哪还入得了陛下的眼啊。

⑦ 婴童，又作“梓童”，由“小童”衍化而来。“小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正配夫人的自称。《论语·季氏》：“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



皇后落座后悄悄看了他一眼，笑问道：“太子一早便从西府过来，可是辛苦了。”定权微躬身，答道：“臣不敢当。”皇后又转向齐赵二王笑道：“你们也是，大冷天气，难为一大早就起来，多用些吧。哥哥儿喜欢鲋鱼，恰恰你爹爹这里今日有，算是你的口福，只是当心多刺。”又转问定楷道，“五哥儿喜欢什么，叫你爹爹赏你。”定楷笑道：“我随哥哥。”

皇帝看着定楷屏退宫人，自己边挑刺边慢慢食鱼，随口笑道：“今日无朝，私服即可，何必穿得如此繁琐？”定楷投箸答道：“臣等不知陛下赐食，所以未及更衣。”定棠看了看上首定权，笑道：“我们知道殿下必着公服，是以不敢造次。”皇帝闻言，目光一转，从定权身上掠过，便不再提起此节。转口复问定棠前日去京郊犒军的事情，又问定楷近日出阁读书之事。

定权见他们夫妻父子，一派雍雍穆穆，独衬得自己如同外姓旁人般，只觉骨鲠在喉，随意吃了几口，也如同嚼蜡，难辨滋味。皇后含笑看了看席间，吩咐宫人道：“太子平素爱吃甜食，将梅子姜、雕花蜜煎送去给他，请他尝尝。”定权起身道：“臣谢皇后殿下。”皇帝面色不由一沉，讥刺道：“你既然具服前来，为着这些许小事又向你母亲用官称，何不将全套戏做足，也显得更庄重些？”

定权沉默了片刻，离席跪拜，重新谢道：“臣谢陛下恩，谢皇后殿下恩。”皇后见皇帝面色愈趋难看，连忙笑劝道：“这是节下，陛下便疼疼哥儿们，又来吓唬他们做什么？”又对定权道，“三哥儿快起来，你爹爹是嫌你太过多礼，一家人私底下要如此，反倒觉得生分拘束了。你这孩子也是老实过分了些，竟听不明白。”皇帝置若罔闻，冷眼看了定权片刻，将手中金箸啪一声撂在食案上，道：“不必摆出这副向隅的态度，你不想留在这里，也无人强你所难。”定权微微一愣，躬身恭谨答道：“是，臣告退。”

余下几人见他转身出了殿门，不由面面相觑。半晌皇后方唤宫人新取了双筷子，重新放入皇帝手中，低声劝道：“陛下又是何必，太子又不是存心。”皇帝怒道：“你大可不必替他说话，他就是有意做给朕看的。你看他那张脸孔，一副天下人都亏欠了他的样子，他眼里可还有朕？”皇后叹了口气，亦不敢再多说。四人仍旧接着用膳，一时默默无言，气氛尴尬。定棠、定楷又偷偷互看了一眼，各自将一枚鲋鱼放入了嘴中。